

蘇聯大眾政治科學叢書

蘇維埃民主主義與資產階級民主主義

著 丁 米 • 姆

譯 烈 祖 吳

上海作家出版社

蘇聯大眾政治科學叢書

第四十種

蘇維埃民主主義與資產階級民主主義

蘇聯·姆·米·丁著

吳祖烈譯

作家書局刊行

1950

原序

系統的、全面的研討蘇維埃社會理論問題，是我們哲學上最重要的課題之一。

在列寧——斯大林黨領導之下，在蘇維埃聯盟裏建立了新的——史無前例的社會主義社會，在基本上實現了共產主義的第一個階段。這個已經沒有剝削階級的社會，是極深刻地不同於一切先前的有敵對階級的社會。在蘇維埃社會裏之所以區別於資本主義社會者，在於沒有『敵對的、仇恨的階級，剝削階級被消滅了，而組成蘇維埃社會的工人，農民和智識分子，則生活和工作在友愛合作的基礎上』。（斯大林語）

隨着我們社會經濟的和階級的構成的根本改變，也深刻地改變了它的社會發展規律性。在蘇維埃社會主義社會條件之下，關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發展規律，關於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關於基層建築與上層建築的相互關係，關於社會意識的作用諸問題，都有着新的觀點。

學習與研究所有這些問題，有着不僅是理論的、而且是重大的實踐意義。蘇維埃社會主義社會發展規律的知識正武裝着我們的幹部，去為實現列寧——斯大林黨所賦予的完成社會主義建設以及由社會主義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偉大任務而鬥爭。

研究及綜合蘇聯國內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也有着重大的國際意義。在我們的時代

裏，『社會主義已成了人民生活的日常規程了』。（日丹諾夫語）根據蘇聯的經驗，各新民主國家正邁步走向社會主義，奠定過渡到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基礎。

在這本集子裏所發表的文章，祇是作初步的嘗試，想根據列寧——斯大林的天才著作，綜合蘇維埃社會理論的若干重要問題。在這些文章裏闡明了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發展的問題，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作用問題，蘇聯民主發展的問題，列寧——斯大林黨領導和鼓舞作用就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指導力量的問題。在這本集子裏也說明我們社會階級構成和民族相互關係，由於蘇聯社會主義的勝利成果而得到的基本改變。有許多文章是關於羣衆社會意識的增長和蘇維埃思想在我們社會發展的作。集子裏也闡明了由社會主義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條件和道路的一些問題。

大部份的文章是專爲這本集子而寫的，有一部份文章則是以前在我們定期刊物上發表過的。那些在我們刊物上已經刊載過的文章，都按照這個集子的目的，而重新審查過，修正過和增補過。由於在這個集子裏的文章是由許多作者寫的，所以有些重複的地方，在所難免。

在這集子裏所登載的文章絕不能把蘇維埃社會理論的一些需要專門著作的重要及複雜問題，作毫無遺漏的闡明。但是，作者們仍然認爲有把這本集子貢獻給讀者，引以注意的必要，希望它對於願意提高自己理論知識的我們蘇維埃智識界底幹部們，能有一定的幫助。

孔柯嘉譯

關於民主問題，關於它的正確認識問題，以及關於蘇維埃社會主義民主，與資產階級民主根本不同的問題，這一切都是現代最現實的問題。

——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卅年的過程中，完全地揭露了蘇維埃社會主義民主的偉大特點，和資產階級民主的腐朽，危機和整個的沒落。

蘇維埃聯邦對希特勒德國的偉大衛國戰爭，證明了蘇維埃社會和國家制度不可征服的力量。戰爭也表明了『蘇維埃社會制度是優於任何一個非蘇維埃社會制度的社會組織形式』註（註一）。戰爭更表明了，蘇維埃國家

制度是自有歷史以來，最好的一個國家制度。

蘇維埃國家，蘇維埃社會主義民主，經過戰爭以後益發鞏固了。現在，在戰爭勝利結束以後，蘇維埃民主正遭遇着新的繁榮並爭取着新的成就。

在許多歐洲國家裏，如保加利亞，捷克斯拉夫，波蘭，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已成長起來了。這些國家的人民，在反法西斯侵略者的戰爭中，表現了自我犧牲和英雄主義。由於蘇軍的援助，他們解脫了希特勒的壓迫，並且放棄了舊的資產階級議會民主方式，而開

（註一）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斯大林同志在莫斯科斯大林選舉區選舉前選民大會上演

始建立了自己的新民主制度。在這些國家裏，產生了比舊資產階級民主更高尙的新民主方式。在這些國家裏，我們看見民主是那樣的擴大和發展，它事實上是意味着爭取工人和農民來管理國家事務，並且實際上是使民主的幸福普及到廣大的人民羣衆裏。因此，便產生了新的國家機構形式，它與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相較，是向前走了一大步，而且給這些國家向社會主義道路進一步的行動，開闢了可能性。

戰爭也揭穿了舊資產階級議會民主方式的最大缺點。歷史事件的過程，毫無反駁地證明了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由於其自己與法西斯主義的親近，由於其自己在第二次大戰前向法西斯主義的讓步，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的時候，面對着威脅一切文明與民主成果的危險，面對着威脅這

些國家自由的民族存在的危險，而已是赤手空拳無能爲力了。戰爭也證明
了：只是由於蘇維埃聯邦，只是由於蘇維埃聯邦在粉碎法西斯侵略者中所
表現的那種決定性的作用，才使歐洲文明免於滅亡。

資產階級民主的主要特點，正如研究馬列主義學者們在其著作中，不
只一次地指出了一樣，這種民主是少數剝削者旨在反對多數人的民主。列
寧和斯大林談到資產階級民主時，指出道：這種民主無疑曾經是表示了一
種進步，它與封建主義，和中世紀社會相較，無疑地是前進了。工人階級
曾經利用過，而且現正竭力利用着資產階級的民主範疇，來發展階級的鬥
爭，來創造和鞏固自己的階級組織。但是，列寧和斯大林指出資產階級民
主對工人階級的意義時，同時也經常地指出，資產階級民主是建立在生產

資料私有制支配的基礎之上的，是形式的、虛偽的、和殘破的民主。列寧寫道：『資產階級民主，與中世紀社會相較，雖然是偉大歷史性的進步，但是却永遠地成爲——即在資本主義時期也不得不如此——狹隘的、殘破的、虛偽的、和假仁假義的民主，永遠地成爲富人的天堂，而對於被剝削者，對於貧窮者，則是一種圈套，一種欺騙』。（註一）

資產階級民主的擁護者們企圖在美麗的辭句所謂「平等」，「自由」與「博愛」的幕後，掩飾建立在私人佔有生產資料的一種剝削者對被剝削者實際的支配。

列寧常常指出：關於自由，平等，民主這一般的辭句，事實上就

（註一）列寧文集，第十七卷，第三四六頁。

等於盲目重複那種商品生產關係老套的定義一樣。『從無產階級觀點去看，——列寧寫道——問題只是這樣：是那一種階級解脫壓迫？是那一種階級與那一種階級平等？民主是根據私有制，還是根據取消私有制的鬥爭？以及其他等等』。（註一）

列寧和斯大林用十分嚴密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來揭破資產階級民主的假面具，並提出了一個具有唯一正確和科學根據的問題。

斯大林同志，在論蘇聯憲法草案的報告中，指出：『資產階級國家，暢談公民平等，但是他們却忘記了，如果資本家和地主在社會上佔有財富和政治的威望，而工人與農民却沒有這個，又沒有那個，如果資本家和地

（註一）列寧文集，第十四卷，第五一五頁。

主是剝削者，而工人與農民是被剝削者，那末在他們之間，也就是在廠主與工人之間，在地主與農民之間，就不會有真正的平等。還有他們暢談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和出版自由，但是他們却忘記了，如果他們自己沒有適當的會場，良好的印刷廠，充足的印刷紙張等等，那末所有這些自由權利對於工人階級就會變成空話了』。（註一）

研究馬列主義的學者們闡明資產階級歷史和傳統的特點時，同時也指出：『……………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就是資產階級壓迫無產階級的一個機器』。（註二）

（註一）斯大林著，論列寧主義問題，第二版，第五一七頁。

（註二）列寧文集，第二十三卷，第二二〇頁。

帝國主義時期和以前的時期即自由競爭時期所不同的，就是在帝國主義時期，國家生活的各部門都變成政治上的反動。所以在對外政策對內政策中，帝國主義是極力破壞民主和鞏固反動的。它這種意圖更極端地表現在英國和美國現在的政治生活中。而且擁護帝國主義者們不斷讚美着自己的各種自由，說什麼這是資產階級專有的民主。

舉一個例來說，關於資產階級國家裏所謂「出版自由」問題。的確，這是事實，在許多海外的國家裏，出版着許多各黨各派的報紙，爲了某些個人瑣事常常彼此爭吵着，並且發表着各種不同的意見，有的時候，這些報紙上也登載着批評資產階級的艦隊的艦長們的新聞。這些事實就被資產階級民主擁護者所歌頌着，說什麼這是資產階級國家裏存在着的「出版自

由」一個證明。

實際上，在資產階級社會裏，所謂「出版自由」正是意味着除去資本家自己手中所控制的報紙和爲了適應資本家本身利益而「構成」輿論以外，再沒有別的了。列寧曾經說過：『資本主義社會的出版自由，就是買賣出版的自由，就是出賣人民羣衆的自由。出版自由，這就是資本家所豢養的報紙，這就是資本家所豢養的出賣人民羣衆最有力的武器』（註一）。資產階級出版自由的真正價值就是這樣。

所謂自由的偽裝，尤其是出版自由，甚至連擁護資產階級民主的許多政論家們，社會學家們，也不得不加以承認。

（註一）列寧文集，第十四卷，第四二三頁。

或者再談談所謂「選舉自由」問題，它也是被現代資產階級民主擁護者們百般地宣揚着的。像那個事實，如各黨派都能夠參加選舉，各黨派之間都好作競選鬥爭，各黨派都可提出各種競選綱領，這一切就被擁護資產階級民主者們大事渲染起來，說什麼這是這些國家真正民主構成的一個證明。其實，把資產階級所謂「選舉自由」的本質加以分析，那我們就可看見，這種被吹噓的「自由選舉」也同「出版自由」一樣，是同樣的欺騙。

馬克斯還是在其「波拿帕脫路易二月十八日（指法國革命日曆——譯者）」這著作中，分析資產階級憲法特徵時，就寫道：『憲法的每一節內容都包含其獨有的對立性，其獨有的上議院和下議院，因為自由只是一般的辭句，而取消自由則是它的含意』。（註一）

列寧根據新的歷史經驗，繼續分析資產階級的自由特徵如下：『在資產階級民主裏，資本家們用了成千成萬的詭計，——這種詭計愈巧妙，愈忠實地實行，則所謂「純潔的」民主也就愈形發展，——排斥羣衆參加國家的管理，剝奪他們的集會和出版自由等等……。資產階級的議會（這種議會，在資產階級民主裏，從不決定最重要的問題，只是決定它們的證券交易所和銀行事務，）也用了成千成萬的圍牆來阻止大衆參加，因此工人很好地明白和感覺到，看見和接觸到，資產階級議會是別人的機關，是資產階級壓迫無產者的武器，是敵對階級的機關，是少數剝削者的機關』（註二）。

（註一）馬克斯與恩格斯選集 第一卷 第二三四頁，一九四八年版。

在英國和美國，競選的普遍性是有許多限制的。也就是選舉權有着各種限制。例如，文化程度，選舉稅以及其他等等。美國的黑人形式上是有權參加競選的，但是在五十年以內，黑人只有一次進到議會裏去。美國在競選以前，對黑人規定着一種極奇怪的所謂一般文化程度的考試，尤其是政治水準的考試。這種考試的目的，就是要剝奪美國黑種人大多數羣衆的選舉權。

這類的資料是人所週知的，它證明着選舉自由實際的限制。我們在許多甚至連忠實擁護資產階級民主的人們的著作中和言論裏，可以找到豐富的資料，揭穿資產階級國家裏「選舉自由」的幌子。

一九四四年美國出版了一本畢里所作的書，叫做「民主在我們祖國裏開始着」。作者是田納西報的編輯，他的這本書是闡述田納西州以及南部各州選舉稅的問題。該書把現在美國民主性質最有趣味的情景在我們面前揭發出來。事實上，美國自一八八九年——一九〇八年起，各州就開始了逐漸實施特殊的選舉稅。並曾經規定過，如果不繳納這種稅，州民是不能夠參加選舉的。

這種稅在選舉時反映些什麼呢？一九二六年田納西州舉行州長競選，一百二十萬選民中只有三十五萬二千人參加投票。但是投機家和實業家克萊普却控制了全州，因為他在選舉時擁有六萬到七萬票的突擊力量。一九三九年「合衆社」記者畢里斯對此點曾經明顯地寫道：「克萊普可以在自